

問樵先生曾抄寫此  
編印  
致以一冊  
閣下

幽

夢

影

## 原跋

昔人云梅花之影妙於梅花竊意影子何能妙於花惟花妙則影亦妙枝幹扶疏自爾天然生動凡一切文字語言總是才人影子人妙則影自妙此册一行一句非名言卽韻語皆從胸次體驗而出故能發人警省片玉碎金俱可寶貴幽人夢境讀者勿作影響觀可也南村張摠識

抱異疾者多奇夢夢所未到之境夢所未見之事以心爲君主之官邪干之故如此此則病也非夢也至若夢木撐天夢河無水則休咎應之夢牛尾夢蕉鹿則得失應之此則夢也非病也心齋之幽夢影非病也非夢也影也影者惟何石火之一敲雷光之一瞥也東坡所謂一掉頭時生老病一彈指頃去來今也昔人云芥子須彌心齋則于倏忽備古今也此因其心閒手閒故弄墨如此之閒適也心齋豈長于勘夢者也然而未可向癡人說也寓東淘江之蘭跋

## 幽夢影跋

昔人著書間附評語若以評語參錯書中則幽夢影創格也清言雋旨前于後唱令讀者如入眞長座中與諸客周旋聆其警欬不禁色舞眉飛洵翰墨中奇觀也書名

幽夢影（原跋）

二

曰夢曰影蓋取六如之意饒廣長舌散天女花心燈意盡一印印空可以悟矣乙未  
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1003  
I 24.9  
74



## 幽夢影序

余窮經讀史之餘好覽裨官小說自唐以來不下數百種不但可以備考遺忘亦可以增長意識如遊名山大川者必探斷崖絕壑玩喬松古柏者必采秀草幽花使耳目一新襟情怡宕此非頭巾襪襪章句腐儒之所知也故余於詠詩撰文之暇筆錄古軼事今新聞自少至老雜著數十種如說史說詩黨鑑盈鑑東山談苑汗青餘語硯林不妄語述茶史補四蓮花齋雜錄綠鬘翁漫錄禪林漫錄讀史浮白集古今書字辯訛秋雪叢談金陵野抄之類雖未雕板問世而友人借抄幾遍東南諸郡直可傲子雲而睨君山矣天都張仲子心齋家積縹緲胸羅星宿筆花繚繞墨藩淋漓其所著述與余旗鼓相當爭奇鬪富如孫伯苻與太史子義相遇於神亭又如石崇王愷擊碎珊瑚時也其幽夢影一書尤多格言妙論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經道展味低徊似餐帝漿沆瀣聽鈞天廣樂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塵世矣至如律已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無損於世謂之善人有害於世謂之惡人尋樂境乃學僊避苦境乃學佛超超元箸絕勝支許清譚人當鏤心銘腑豈止佩韋書紳而已哉豈持老人余懷廣霞製

心齋著書滿家皆含經咀史自出機杼卓然可傳是編是其一鱗片羽然三才之理萬物之情古今人事之變皆在是矣顧題之以夢且影云者吾聞海外有國焉夜長而晝短以晝之所爲爲幻以夢之所遇爲真又聞人有惡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則夢也者乃其所以爲覺影也者乃其所以爲形也耶度辭譎語言無罪而聞足戒是則心齋所爲盡心焉者也讀是編也其亦可以聞破夢之鐘而就陰以息影也夫江東同學弟孫致彌題

張心齋先生家自黃山才奔陸海枋榴賦就錦月投懷芍藥詞成繁花作饌蘇子瞻十三樓外景物猶然杜牧之廿四橋頭流風仍在靜能見性洵哉人我不間而喜嘖不形弱僅勝衣或者清虛日來而滓穢日去憐才惜玉心是靈犀繡腹錦胸身同丹鳳花間選句盡來珠玉之音月下題詞已滿珊瑚之筍豈如蘭臺作賦僅別東西漆園著書徒分內外而已哉然而繁文艷語止才子餘能而卓識奇思誠詞人本色若夫舒性情而爲著述緣閱歷以作篇章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若尼山之鐸別有深思則幽夢影一書余誠不能已于手舞足蹈心曠神怡也其云益人謂善害物謂惡咸彷彿乎外王內聖之言又謂律已宜秋處世宜春亦陶鎔乎誠意正心之旨

他如片花寸草均有會心遊水近山不遺元想息機物外古人之糟粕不論信手拈  
時造化之精微入悟湖山乘興盡可投囊風月雅譚兼供揮麈金繩覺路宏開入夢  
之毫寶筏迷津直渡廣長之舌以風流爲道學寓教化於談諧爲色爲空知猶有這  
個在如夢如影且應作如是觀湖上晦村學人石龐序

---

幽夢影序



# 幽夢影

歙縣張 潮山來著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曹秋岳曰可想見其南面百城時

龐筆奴曰讀幽夢影則春夏秋冬無時不宜

經傳宜獨坐讀史鑑宜與友共讀

孫愷似曰深得此中真趣固難爲不知者道

王景州曰如無好友卽紅友亦可

無善無惡是聖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殺之而不怨致之而不庸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類善多惡少是賢者如顏子不

善未嘗不知子路人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善是小人其偶爲善處亦必有所爲有善無惡是仙佛

告有過則喜之類其所謂善亦非吾儒之所謂善也

黃九烟曰今人一介不與者甚多普天之下皆半邊聖人也 利之不庸者亦復

幽夢影

不少

江含徵曰先惡後善是回頭人先善後惡是兩截人

殷日戒曰貌善而心惡者是奸人亦當分別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爲而不可爲唐解元詩云善亦嬾爲何況惡當於有無多少中更進一層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爲知己梅以和靖爲知己竹以子猷爲知己蓮以濂溪爲知己桃以避秦人爲知己杏以董奉爲知己石以米顗爲知己荔枝以太真爲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爲知己香草以靈均爲知己蓴鱸以季鷹爲知己蕉以懷素爲知己瓜以邵平爲知己鷄以處宗爲知己鵝以右軍爲知己鼓以彌衡爲知己琵琶以明妃爲知己一與之訂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鶴之于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

查二瞻曰此非松鶴有求于秦始衛懿不幸爲其所近欲避之而未能耳  
殷日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鶴者然亦無損其爲松鶴

周星遠曰鶴于衛懿猶當感恩至呂政五大夫之爵直是唐突十八公耳

王名友曰松遇封鶴乘軒還是知己世間尚有鬪松煮鶴者此又秦衛之罪人也  
張竹坡曰人中無知己而下求于物是物幸而人不幸矣物不遇知己而濫用于  
人是人快而物不快矣可見知己之難知其難方能知其樂

爲月憂雲爲書憂蠹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余淡心曰洵如君言亦安有樂時耶

孫松坪曰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

黃交三曰爲才子佳人憂命薄一語真令人淚濕青衫

張竹坡曰第四憂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江含徵曰我讀此書時不免爲蟹憂霧

張竹坡又曰江子此言直是爲自己憂蟹耳

尤悔菴曰杞人憂天嫠婦憂國無乃類是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籐蘿  
人不可以無癖

黃石闇曰事到可傳皆具癖正謂此耳

孫松坪曰和長輿却未許藉口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款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

黃仙裳曰此諸種聲頗易得在人能領略耳

朱菊山曰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輩日在廣陵城市中求一鳥聲不啻如鳳凰之鳴顧可易言耶

釋中洲曰昔文殊選二十五位圓通以普門耳根爲第一今心齋居士耳根不減普門吾他日選圓通自當以心齋爲第一矣

張竹坡曰久客者欲聽兒輩讀書聲了不可得

張迂菴曰可見對惡少悍妻尙不若日與禽蟲周旋也 又曰讀此方知先生耳聾之妙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朱菊山曰我于諸友中當何所屬耶

王武徵曰君當在豪與韻之間耳

王名友曰維揚麗友多豪友少韻友更少至於淡友逸友則削迹矣  
張竹坡曰諸友易得發心酌之者爲難能耳

顧天石曰除夕須酌不得意之友

徐硯谷曰惟我則無時不可酌耳

尤謹庸曰上元酌燈端午酌彩絲七夕酌雙星中秋酌月重九酌菊則吾友俱備  
矣

鱗蟲中金魚羽蟲中紫燕可云物類神仙正如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人不得而害  
之

江含徵曰金魚之所以免湯鑊者以其色勝而味苦耳古人有以重價覓奇特者  
以饒邑侯邑侯他日謂之曰賢所贈花魚殊無味蓋已烹之矣世豈少削圓方竹  
杖者哉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

江含徵曰武帝高明喜殺而曼倩能免于死者亦全賴吃了長生酒耳  
殷日戒曰曼倩詩有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此其所以免死也

石天外曰入得世然後出世出世打成一片方有得心應手處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余淡心曰花卽佳人月卽韻人雪卽高人旣已賞花醉月映雪卽與對佳人韻人高人無異也

江含徵曰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張竹坡曰聚花月于一時合佳韻高爲一人吾當不賞而心醉矣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

李聖許曰讀這幾種書亦如對這幾種友

張竹坡曰善于讀書取友之言

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

程韓老曰心齋不工書法乃解作此語耶

張竹坡曰所以羲之必做右將軍

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

龔半千曰物之不可入畫者猪也阿堵物也惡少年也

張竹坡曰詩亦求可見得人畫亦求可像個物

石天外曰人須求可入畫物須求可入詩亦妙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

江含徵曰今之鐘鳴漏盡白髮盈頭者若多收幾斛麥便欲置側室豈非有少年

襟懷耶獨是少年老成者少耳

張竹坡曰十七八歲便有妾亦居然少年老成

李若金曰老而腐板定非豪傑

王司直曰如此方不使歲月弄人

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石天外曰此是透徹性命關頭語

袁江中曰得春氣者人之本懷得秋氣者人之別調

尤悔菴曰夏者天之客氣冬者天之素風

陸雲士曰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在人中矣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益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殷日戒曰枉爲人身生在世界者急宜猛省

顧天石曰海外諸國決無翰墨棋酒即有亦不與吾同一班有人何也

胡會來曰若無豪傑文人亦不須要此世界

願在木而爲樗不才終年願在草而爲蓍前知願在鳥而爲鷗忘機願在獸而爲麋觸邪願在蟲而

爲蝶花間栩栩願在魚而爲鯉道遙

吳蘭次曰較之閒情一賦所願更自不同

鄭破水曰我願生生世世爲頑石

尤悔菴曰第一大願願在人而爲夢

尤慧珠曰我亦有大願願在夢而爲影

弟木山曰前四願皆是相反蓋前知則必多才忘機則不能觸邪也

黃九煙先生云古今人必有其偶隻千古而無偶者其爲盤古乎予謂盤古亦未嘗

無偶但我輩不及見耳其人爲誰卽此劫盡時最後一人是也

孫松坪曰如此眼光何啻出牛背上耶

洪秋士曰偶亦不必定是兩人有三人爲偶者有四人爲偶者有五六七八人爲偶者是又不可不知

古人以冬爲三餘予謂當以夏爲三餘晨起者夜之餘夜坐者晝之餘午睡者應酬人事之餘古人詩云我愛夏日長洵不誣也

張竹坡曰眼前問冬夏皆有餘者能幾人乎

張迂菴曰此當是先生辛未年以前語

莊周夢爲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爲莊周蝴蝶之不幸也

黃九煙曰惟莊周乃能夢爲蝴蝶惟蝴蝶乃能夢爲莊周耳若世之擾擾紅塵者其能有此等夢乎

孫愷似曰君于夢之中又占其夢耶

江含徵曰周之喜夢爲蝴蝶者以其入花深也若夢甫酣而乍醒則又如嗜酒者夢赴席而爲妻驚醒不得不痛加詬誶矣

張竹坡曰我何不幸而爲蝴蝶之夢者

藝花可以邀蝶壘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

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

曹秋岳曰藏書可以邀友

崔蓮峰曰釀酒可以邀我

尤艮齋曰安得此賢主人

尤慧珠曰賢主人非心齋而誰乎

倪永清曰選詩可以邀謗

陸雲士曰積德可以邀天力耕可以邀地乃無意相邀而若邀之者與邀名邀利

者迥異

龐天池曰不仁可以邀富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煙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

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

謝海翁曰物有言之極俗而實可愛者阿堵物也

張竹坡曰我幸得極雅之境

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

冒青若曰才子富貴難兼若能運用富貴纔是才子纔是福慧雙修世豈無才而富貴者乎徒自貪著無濟于人仍是有福無慧

陳鶴山曰釋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供應薄正以其難兼耳山翁發爲此論直是夫子自道

江含徵曰寧可拚一付菜園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遲上

孔東塘曰我唯以月之遲早爲睡之遲早耳

孫松坪曰第勿使浮雲點綴塵滓太清足矣

冒青若曰天道忌盈沉與遲請君勿恨

張竹坡曰易沉遲上可以卜君子之進退

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薤草而已矣

汪扶晨曰不爲老農而爲老圃可云半個樊遲

釋菴人曰以灌園薤草自任自待可謂不薄然筆端隱隱有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意

王司直曰予自名爲識字農夫得毋妄甚

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月有蚊三恨月臺易漏四恨菊花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多落葉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江荅菴曰黃山松并無大蟻可以不恨

張竹坡曰安得諸恨物盡有黃山乎

石天外曰予另有二恨一曰才人無行二曰佳人薄命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江允凝曰黃山看雲更佳

倪永清曰做官時看進士分金處看文人

畢右萬曰予每于雨後看柳覺塵襟俱滌

尤謹庸曰山上看雪雪中看花花中看美人亦可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吳街南曰以極有韻致之文人與極有姿態之美人共坐于山水花月間不知此

時魂夢何如情思何如

假使夢能自主雖千里無難命駕可不限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嶽可以臥遊可不俟婚嫁之盡畢

黃九煙曰予嘗謂鬼有時勝于人正以其能自主耳

江含徵曰吾恐上窮碧落下黃泉兩地茫茫皆不見也

張竹坡曰夢魂能自主則可一生死通人鬼真見道之言矣

昭君以和親而顯劉蕡以下第而傳可謂之不幸不可謂之缺陷

江含徵曰若故折黃雀腿而後醫之亦不可

尤悔菴曰不然一老宮人一低進士耳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冒辟疆曰能如此方是真領略真護惜也

張竹坡曰花與美人何幸遇此東君

美人之勝于花者解語也花之勝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取解語者也

王勿翦曰飛燕吹氣若蘭合德體自生香薛瑤瑛肌肉皆香則美人又何嘗不生香也

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江含徵曰若索債人于窗外紙上畫吾且望之却走矣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爲所得之淺深耳

黃交三曰真能知讀書痛癢者也

張竹坡曰吾叔此論直置身廣寒宮裏下視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

畢右萬曰吾以爲學道亦有淺深之別

吾欲致書雨師春雨宜始於上元節後觀燈已畢至清明十日前之內雨止桃開及穀雨節中夏雨宜於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後免碍于月秋雨宜於孟秋季秋之上下二旬八月爲玩月勝境

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孔東塘曰君若果有此牘吾願作致書郵也

余生生日使天而雨粟雖自元旦雨至除夕亦未爲不可

張竹坡曰此書獨不可致于巫山雨師  
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李聖許曰順理而生雖憂不憂逆理而死雖樂不樂

吳野人曰我寧願爲濁富

張竹坡曰我願太奢欲爲清富焉能遂願

天下爲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饒楮鏹天下唯鬼最尊生前或受欺凌死後  
必多跪拜

吳野人曰世於貧士輒目爲窮鬼則又何也

陳康疇曰窮鬼若死卽並稱尊矣

蝶爲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別號

張竹坡曰蝶入花房香滿衣是反以金屋貯才子矣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

弟木山曰余每見人一長一技卽思效之雖至瑣屑亦不厭也大約是愛博而情  
不專

張竹坡曰多情語令人泣下

尤謹庸曰因得意詩文想心齋矣

李季子曰此善于設想者

陸雲士曰臨川謂想內成因中見與此相發

聞鵝聲如在白門聞櫓聲如在三吳聞灘聲如在淞江聞羸馬項下鈴鐸聲如在長安道上

聶晉人曰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倪永清曰衆音寂滅時又作麼生話會

一歲諸節以上元爲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又次之

張竹坡曰一歲當以我暢意日爲佳節

顧天石曰躋土元於中秋之上未免尙耽綺習

雨之爲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

張竹坡曰雨之爲物能令天閉眼能令地生毛能爲水國廣封疆

古之不傳於今者嘯也劍術也彈棋也打毬也

黃九烟曰古之絕勝于今者官妓女道士也

張竹坡曰今之絕勝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無恥也

龐天池曰今之必不能傳於後者八股也

詩僧時或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

畢右萬曰僧道能詩亦非難事但惜僧道不知禪元耳

顧天石曰道于三教中原屬第三應是根器最鈍人做那得會詩軒轅彌明昌黎寓言耳

尤謹庸曰僧家勢力第一能詩次之

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穀之法不傳

當爲花中之萱草毋爲鳥中之杜鵑

物之穉者皆不可厭惟驢獨否

黃略似曰物之老者皆可厭惟松與梅則否

倪永清曰惟癡于驢者則不厭之

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一

視其貌則美惡判然矣耳聞不如目見於此益信

吳聽翁曰我向以耳根之有餘補目力之不足今讀此乃知卿言亦復佳也  
江含徵曰簾爲妓衣亦殊有見

張竹坡曰家有少年醜婢者當令隔屏私語滅燭侍寢何如

倪永清曰若逢美貌而惡聲者又當如何

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謂衆苦之所不到也  
江含徵曰著敗絮行荊棘中固是苦事彼披忍辱鎧者亦未得優遊自到也  
陸雲士曰空諸所有色卽是空其爲苦樂不足言無故學佛優於學仙

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閑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

曹實菴曰富貴而又安閑自能謙恭也

許詩六曰富貴而又謙恭乃能安閑耳

張竹坡曰謙恭安閑乃能長富貴也

張迂菴曰安閑乃能驕傲勞悴則必謙恭

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

弟木山曰豈不聞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乎兄其誑我哉

張竹坡曰心能自信

釋師昂曰古經云眉與目不相識只爲太近

凡聲皆宜遠聽惟聽琴則遠近皆宜

王名友曰松濤聲瀑布聲簫笛聲潮聲讀書聲鐘聲梵聲皆宜遠聽惟琴聲度曲聲雪聲非至近不能得其離合抑揚之妙

龐天池曰凡色皆宜近看惟山色遠近皆宜

目不能識字其悶尤過于盲手不能執管其苦更甚于啞

陳鶴山曰君獨未知今之不識字不握管者其樂尤過于不盲不啞者也

並頭聯句交頸論文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人間樂事

狄立人曰旣已並頭交頸卽欲聯句論文恐亦有所不暇

汪舟次曰歷使屬國殊不易易

孫松坪曰邯鄲舊夢對此惘然

張竹坡曰並頭交頸樂事也聯句論文亦樂事也是以兩樂并爲一樂者則當以

兩夜并爲一夜方妙然其樂一刻勝于一日也

沈契掌曰恐天亦見妬

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爲何不姓李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焦也牛也則皆塵于目而棘于耳者也

先渭求曰然則君爲何不姓李耶

張竹坡曰止聞今張昔李未聞今李昔張也

花之宜于目而復宜于鼻者梅也菊也蘭也水仙也珠蘭也蓮也止宜于鼻者櫟也桂也瑞香也梔子也茉莉也木香也玫瑰也蠟梅也餘則皆宜于目者也花與葉俱可觀者秋海棠爲最荷次之海棠酴醾虞美人水仙又次之葉勝于花者止雁來紅美人蕉而已花與葉俱不足觀者紫薇也辛夷也

周星遠曰山老可當花陣一面

張竹坡曰以一葉而能勝諸花者此君也

高語山林者輒不喜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并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蓋諸書所載者皆古之市朝也

張竹坡曰高語者必是虛聲處士真入山者方能經綸市朝

雲之爲物或崔巍如山或激澗如水或如人或如獸或如鳥毳或如魚鱗故天下萬物皆可畫惟雲不能畫世所畫雲亦強名耳

何蔚宗曰天下百官皆可做惟教官不可做做教官者皆謫戍也

張竹坡曰雲有反面正面有陰陽向背有層次內外細觀其與目相映則知其明處乃一面暗處又一面嘗謂古今無一畫雲手不謂幽夢影中先得我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許篠林曰若以粗笨愚蠢之人當之則負却造物

江含徵曰此是黑面老子要思量做鬼處

吳岱觀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李荔園曰賢淑聰慧尤貴永年否則福不全

天下器玩之類其製日工其價日賤毋惑乎民之貧也

張竹坡曰由於民貧故益工而益賤若不貧如何肯賤

養花膽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須與花相稱而色之淺深濃淡又須與花相反

程穆倩曰足補袁中郎瓶史所未逮

張竹坡曰夫如此有不甘去南枝而生香于几案之右者乎名花心足矣

王宓草曰須知相反者正欲其相稱也

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輓歌

張諧石曰我輩居恆苦飢但願夏雨如饅頭耳

張竹坡曰赦書太多亦不甚妙

十歲爲神童二十三十爲才子四五十爲名臣六十爲神仙可謂全人矣

江含徵曰此却不可知蓋神童原有仙骨故也只恐中間做名臣時墮落名利場中耳

楊聖藻曰人孰不想難得有此全福

張竹坡曰神童才子由于已可能也名臣由于君神仙由于天不可必也

顧天石曰六十神仙似乎太早

武人不苟戰是爲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

梅定九曰近日文人不迂腐者頗多心齋亦其一也

顧天石曰然則心齋直謂之武夫可乎笑笑

王司直曰是真文人必不迂腐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途說

吳街南曰今之武將講武事亦屬紙上談兵今之文人論文章大都道聽途說

斗方止三種可存佳詩文一也新題目二也精款式三也

閱賓連曰近年斗方名士甚多不知能入吾心齋殼中否也

情必近於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陸雲士曰真情種真才子能爲此言

顧天石曰才兼乎趣非心齋不足當之

尤慧珠曰余情而癡則有之才而趣則未能也

凡花色之嬌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層者多不結實甚矣全才之難也兼之者其惟

蓮乎

殷日戒曰花葉根實無所不空亦無不適於用蓮則全有其德者也

貫玉曰蓮花易謝所謂有全才而無全福也

王丹麓曰我欲荔枝有好花牡丹有佳實方妙

尤謹庸曰全才必爲人所忌蓮花故名君子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允爲萬世宏功

黃交三曰世間難事注書第一大要于極尋常書要看出作者苦心

張竹坡曰注書無難天使人得安居無累有可以注書之時與地爲難耳

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舉業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無是處

陳康疇曰大抵名而已矣好歹原不必著意

殷日戒曰況今之所謂名乎

積畫以成字積字以成句積句以成篇謂之文文體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如古文如詩如賦如詞如曲如說部如傳奇小說皆自無而有方其未有之時固不料後來之有此一體也逮既有此一體之後又若天造地設爲世必應有之物然自明以來未見有創一體裁新人耳目者遙計百年之後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陳康疇曰天下事從意起山來今日既作此想安知其來生不卽爲此輩翻新之士乎惜乎今人不及知也

陳鶴山曰此是先生應以創體身得度者即現創體身而爲說法

孫愷似曰讀心齋別集拈四子書題以五七言韻體行之無不入妙嘆其獨絕此則直可當先生自序也

張竹坡曰見及于此是必能創之者吾拭目以待新裁

雲映日而成霞泉掛巖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

張竹坡曰非日而雲不映非巖而泉不掛此友道之所以當擇也

大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願學之名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不敢學之學大家而不得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也學名家而不得則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黃舊樵曰我則異于是最惡世之貌爲大家者

殷曰戒曰彼不曾闖其藩籬烏能窺其閫奧只說得隔壁話耳

張竹坡曰今人讀得一兩句名家便自稱大家矣

由戒得定由定得慧勉強漸近自然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清虛有何渣滓

袁中江曰此二氏之學也吾儒何獨不然

陸雲士曰楞嚴經參同契精義盡涵在內

尤悔菴曰極平常語然道在是矣

南北東西一定之位也前後左右無定之位也

張竹坡曰聞天地晝夜旋轉此則東西南北亦無定之位也或者天地外貯此天地者當有一定耳

余嘗謂二氏不可廢非襲夫大養濟院之陳言也蓋名山勝境我輩每思攀裳就之使非琳宮梵剎則倦時無可駐足饑時誰與授餐忽有疾風暴雨五大夫果眞足恃乎又或邱壑深邃非一日可了豈能露宿以待明日乎虎豹蛇虺能保其不爲人患乎又或爲士大夫所有果能不問主人任我之登陟憑吊而莫之禁乎不特此也甲之所有乙思起而奪之是啓爭也祖父之所創建子孫貧力不能修葺其頽頹之狀反足令山川減色矣然此特就名山勝境言之耳即城市之內與夫四達之衢亦不可少此一種客遊可作居停一也長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茗冬之薑湯復可以濟役夫負戴之困三也凡此皆就事理言之非二氏福報之說也

釋中洲曰此論一出量無慳檀越矣

張竹坡曰如此處置此輩甚妥但不得令其于人家喪事誦經吉事拜懺裝金爲

像鑄銅作身房如宮殿器御鐘鼓動說因果雖飲食酒肉娶妻生子總無不可  
石天外曰天地生氣大抵五十年一聚生氣一聚必有刀兵饑饉瘟疫以收其生  
氣此古今一治一亂必然之數也自佛入中國用剃度出家法絕其後嗣天地蓋  
欲以佛節古今之生氣也所以唐宋元明以來剃度者多而刀兵劫數稍減於春  
秋戰國秦漢諸時也然則佛氏且未必無功于天地寧特人類已哉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善醫而驗方不可不存雖不工奕而秋枰不可不  
備

江含徵曰雖不善飲而良醞不可不藏此坡仙之所以爲坡仙也

顧天石曰雖不好色而美女妖童不可不畜

畢右萬曰雖不習武而弓矢不可不張

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

朱其恭曰以不戒酒之方外遇不通文之紅裙必有可觀

陳定九曰我不善飲而方外不飲酒者誓不與之語紅裙若不識趣亦不樂與近  
釋浮村曰得居士此論我輩可放心豪飲矣

弟東園曰方外並戒了化緣方妙

梅邊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內之石宜巧

周星遠曰論石至此直可作九品中正

釋中洲曰位置相當足見胸次

律已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

孫松楸曰君子所以有矜羣而無爭黨也

胡靜夫曰合夷惠爲一人吾願親炙之

尤悔菴曰皮裏春秋

厭催租之敗意亟宜早早完糧喜老衲之談禪難免常常布施

釋中洲曰居士輩之實情吾僧家之私冀直被一筆寫出矣

瞎尊者曰我不會談禪亦不敢妄求布施惟閒寫青山賣耳

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覺耳中別有不同

張竹坡曰其不同處有難於向不知者道

倪永清曰識得不同二字方許享此清聽

月下聽禪旨趣益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眞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意益篤

袁士旦曰溽暑中赴華筵冰雪中應考試陰雨中對道學先生與此況味何如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邱壑深邃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周星遠曰心齋幽夢影中文字其妙亦在景象變幻

殷日戒曰若詩文中之山水其幽深變幻更不可以名狀

江含徵曰但不可有畫上之山水

余香祖曰余境況不佳山窮水盡矣

一日之計種蕉一歲之計種竹十年之計種百年之計種松

周星遠曰千秋之計其著書乎

張竹坡曰百世之計種德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奕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周星遠曰四時惟秋雨最難聽然余謂無分今雨舊雨聽之要皆宜於飲也

詩文之體得秋氣爲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爲佳

江含徵曰調有慘澹悲傷者亦須相稱

殷日戒曰陶詩歐文亦似以春氣勝

抄寫之筆墨不必過求其佳若施之以縑素則不可不求其佳誦讀之書籍不必過求其備若以供稽攷則不可不求其備遊歷之山水不必過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則不可不求其妙

冒辟疆曰外遇之女色不必求其美若以作姬妾則不可不求其美

倪永清曰觀其區處條理所在經濟可知

王司直曰求其所當求而不求其所不必求

人非聖賢安能無所不知只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上也止知其一因人言始知有其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一人言有其二而莫之信者又其次也止知其一惡人言有其二者斯下之下矣

周星遠曰兼聽則聰心齋所以深余知也

倪永清曰聖賢大學問不意於清語得之

史官所紀者直世界也職方所載者橫世界也

袁中江曰衆宰官所治者斜世界也

尤悔菴曰普天下所行者混沌世界也

顧天石曰吾嘗思天上之天堂何處築基地下之地獄何處出氣世界固有不可思議者

先天八卦豎看者也後天八卦橫看者也

吳街南曰橫看豎看皆看不着

錢目天曰如何袖手旁觀

藏書不難能看爲難看書不難能讀爲難讀書不難能用爲難能用不難能記爲難  
洪去蕪曰心齋以能記次于能用之後想亦苦記性不如耳世固有能記而不能  
用者

王瑞人曰能記能用方是真藏書人

張竹坡曰能記固難能行尤難

求知已於朋友易求知已於妻妾難求知已於君臣則尤難之難

王名友曰求知已於妾易求知已於妻難求知已於有妾之妻尤難

張竹坡曰求知已於兄弟亦難

江含徵曰求知已於鬼神則反易耳

何謂善人無損于世者則謂之善人何謂惡人有害於世者則謂之惡人

江含徵曰尙有害于世而反邀善人之譽此實爲好利而顯爲名高者則又惡人之尤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殷日戒曰我本薄福之人宜行求福事在隨時儆醒而已

楊聖藻曰在我者可必在人者不能必

王丹麓曰備此福者惟我心齋

李水樵曰五福駢臻固佳苟得其半者亦不得謂之無福

倪永清曰直諒之友富貴人久拒之矣何心齋反求之也

人莫樂于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

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

陳鶴山曰然則正是極忙處

黃交三曰閒字前有止敬功夫方能到此

尤悔菴曰昔人云忙裏偷閒閒而可偷盜亦有道矣

李若金曰閒固難得有此五者方不負閒字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李聖許曰文章必明秀方可作案頭山水山水必曲折乃可名地上文章

平上去入乃一定之至理然入聲之爲字也少不得謂凡字皆有四聲也世之調平仄者于入聲之無其字者往往以不相合之音隸於其下爲所隸者苟無平上去之三聲則是以寡婦配鰥夫猶之可也若所隸之字自有其平上去之三聲而欲強以從我則是干有夫之婦矣其可乎姑就詩韻言之如東冬韻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東董凍督夫督之爲音當附于都睹妬之下若屬之于東董凍又何以處夫都睹妬乎若東都二字俱以督字爲入聲則是一婦而兩夫矣三江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江講絳覺殊不知覺之爲音當附于交絞敎之下者也諸如此類不勝其

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繹者聽其繹寡者聽其寡夫婦全者安其全各不相干而

已矣

東冬鍾桓寒山真文元淵先天庚青侵鹽咸諸部皆無入聲者也屋沃內如禿獨鶴東等字乃魚虞韻內都圖等字之入聲卜木六僕等字乃五歌部之入聲玉菊獄育等字乃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當屬子蕭肴豪質錫職緝當屬于支微齊質內之枯平物內之侵屈當屬于虞魚物內之勿物等音無平上去者也訖乞等四支之入聲也陌部乃佳灰之半開來等字之入聲也月部之月厥闕調等及屑葉二部古無平上去而今則爲中州韻內車遮諸字之入聲也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及八黠全部又十五合內諸字又十七洽全部皆六麻之入聲也曷內之撮闕等字合部之合盒數字皆無平上去者也若以緝合葉洽爲閉口韻則止當謂之無平上去之寡婦而不當調之以侵寢緝咸職陷治也

石天外曰中州韻無入聲是有夫無婦天下皆成曠夫世界矣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江含徵曰不會看金瓶梅而只學其淫是愛東坡者但喜吃東坡肉耳

殷日戒曰幽夢影是一部快書

朱其恭曰余謂幽夢影是一部趣書

讀書最能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

張竹坡曰讀到喜怒俱忘是大樂境

陸雲士曰余嘗有句云讀三國志無人不爲劉讀南宋書無人不冤岳第人不知怒處亦樂處耳怒而能樂惟善讀史者知之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

孫愷似曰前二語是心齋著書本領

畢右萬曰奇書我却有數種如人不肯看何

陸雲士曰幽夢影一書所發者皆未發之論所言者皆難言之情欲語羞雷同可以贈題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頸之交大率雖千百里之遙皆可相信而不爲浮言所動聞有謗之者卽多方爲之辯析而後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爲籌畫決斷或事當利害關頭有所需而後濟者卽不必與聞亦不慮其負我與否竟爲力承其事此皆所謂密友也

殷曰戒曰後段更見懇切周詳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石天外曰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幾個僕願心齋先生當之風流自賞只容花鳥趣陪真率誰知合受煙霞供養

江含徵曰東坡有云當此之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

萬事可忘難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張竹坡曰是聞鷄起舞酒後耳熱氣象

王丹麓曰余性不耐飲美酒亦易淡所最難忘者名耳

陸雲士曰惟恐不好名丹麓此言具見真也

斐荷可食而亦可衣金石可器而亦可服

張竹坡曰然後知濂溪不過爲衣食計耳

王司直曰今之爲衣食計者果似濂溪否

宜于耳復宜于目者彈琴也吹簫也宜于耳不宜于目者吹笙也壓管也

李聖許曰宜于目不宜于耳者獅子吼之美婦人也不宜于目並不宜于耳者面

目可憎語言無味之紈袴子也

龐天池曰宜于耳復宜于目者巧言令色也

看曉粧宜于傅粉之後

余淡心曰看晚粧不知心齋以爲宜于何時

周冰持曰不可說不可說

黃交三曰水晶簾下看梳頭不知爾時曾傅粉否

龐天池曰看殘粧宜于微醉後然眼花撩亂矣

我不知我之生前當春秋之季曾一識西施否當典午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當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否當天寶之代曾一覩太真否當元豐之朝曾一晤東坡否千古之上思想者不止此數人而此數人則其尤甚者故姑舉之以概其餘也

楊聖藻曰君之前生曾與諸君周旋亦未可知但今生忘之耳

紀伯紫曰君之前生或竟是淵明東坡諸人亦未可知

王名友曰不特此也心齋自云願來生爲絕代佳人又安知西施太真不即爲其前生耶

鄭破水曰贊嘆愛慕千古一情美人不必爲妻妾名士不必爲朋友又何必問之前生也耶心齋真情癡也

陸雲士曰余嘗有詩曰自昔聞佛言人有輪迴事前生爲古人不知何姓氏或覽青史中若與他人遇竟與心齋同情然大遜其奇快

我又不知在隆萬時曾於舊院中交幾名妓眉公伯虎若士赤水諸君曾共我譚笑幾回茫茫宇宙我今當向誰問之耶

江含徵曰死者有知則良晤匪遙如各化爲異物吾未如之何也矣

顧天石曰具此襟情百年後當有恨不與心齋周旋者則吾幸矣

文章是有字句之錦繡錦繡是無字句之文章兩者同出于一原姑即粗迹論之如金陵如武林如姑蘇書林之所在卽機杼之所在也

余嘗集諸法帖字爲詩字之不複而多者莫善于千字文然詩家目前常用之字猶苦其未備如天文之煙霞風雪地理之江山塘岸時令之春霄曉暮人物之翁僧漁樵花木之花柳苔萍鳥獸之蜂蝶鶯燕宮室之臺榭軒窗器用之舟船壺杖人事之夢憶愁恨衣服之裙袖錦綺飲食之茶漿飲酌身體之鬚眉頰態聲色之紅綠香艷文史之騷賦題吟數目之一三雙半皆無其字千字文且然況其他乎

黃仙裳曰山來此種詩竟似爲我而設

顧天石曰使其皆備則千字文不爲奇矣吾嘗于千字之外另集千字而已不可復得更奇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沈美人不可見其天

朱其恭曰君言謬矣洵如所云則美人必見其髮白齒豁而後快耶

種花須見其開待月須見其滿著書須見其成美人須見其暢適方有實際否則皆爲虛設

王璞菴曰此條于上條互相發明蓋曰花不可見其落耳必須見其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虞卿以窮愁著書今皆不傳不知書中果作何語我不見古人安得不恨

王仔園曰想亦與幽夢影相類耳

顧天石曰古人所讀之書所著之書若不被秦人燒盡則奇奇怪怪可供今人刻畫者知復何限然如幽夢影等書出不必思古人矣

倪永清曰有著書之名而不見書省人多少指摘

龐天池曰我獨恨古人不見心齋

以松花爲糧以松實爲香以松枝爲麈尾以松陰爲步障以松濤爲鼓吹山居得喬松百餘章眞乃受用不盡

施愚山曰君獨不記曾有松多大蟻之恨耶

江含徵曰松多大蟻不妨便爲蟻王

石天外曰坐喬松下如在水晶宮中見萬頃波濤總在頭上真仙境也

玩月之法皎潔則宜仰觀朦朧則宜俯視

孔東塘曰深得玩月三昧

孩提之童一無所知目不能辨美惡耳不能判清濁鼻不能別香臭至若味之甘苦則不第知之且能取之棄之告子以甘食悅色爲性殆指此類耳

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凡事不宜癡若行善則不可不癡

余淡心曰讀書不可不刻請去一讀字移以贈我何如

張竹坡曰我爲刻書累請並去一不字

楊聖藻曰行善不癡是邀名矣

酒可好不可罵坐色可好不可傷生財可好不可昧心氣可好不可越理

袁中江曰如灌夫使酒文園病肺昨夜南塘一出馬上挾章臺柳歸亦自無防覺

愈見英雄本色也

文名可以當科第儉德可以當貨財清閒可以當壽考

嵇晉人曰若名人而登甲第富翁而不驕奢壽翁而又清閒便是蓬壺三島中人也

范汝受曰此亦是貧賤文人無所事事自爲慰藉云耳恐亦無實在受用處也

曾青藜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是清閒當壽考

注脚

石天外曰得老子退一步法

顧天石曰余生平喜遊每逢佳山水輒留連不去亦自謂可當園亭之樂質之心齋以爲然否

不獨誦其詩讀其書是尙友古人即觀其字畫亦是尙友古人處

張竹坡曰能友字畫中之古人則九原皆爲之感泣矣

無益之施捨莫過於齋僧無益之詩文莫甚於祝壽

張竹坡曰無益之心思莫過於憂貧無益之學問莫過於務名

殷簡堂曰若詩文有筆資亦未嘗不可

龐天池曰有益之施莫過於多送我幽夢影幾冊

妾美不如妻賢錢多不如境順

張竹坡曰此所謂竿頭欲進步者然妻不賢安用妾美錢不多那得境順

張迂菴曰此蓋謂二者不可得兼舍一而取一者也 又曰世固有錢多而境不順者

創新菴不若修古廟讀生書不若溫舊業

張竹坡曰是真會讀書者是真讀過萬卷書者是真一書曾讀過數遍者

顧天石曰惟左傳楚詞馬班杜韓之詩文及水滸西廂還魂等書雖讀百遍不厭此外皆不耐溫者矣奈何

王安節曰今世建生祠又不若創茅庵

字與畫同出一原觀六書始於象形則可知已

江含徵曰有不可畫之字不得不用六法也

張竹坡曰千古人未經道破却一口拈出

忙人園亭宜與住宅相連閒人園亭不妨與住宅相遠

張竹坡曰真閒人必以園亭爲住宅

酒可以當茶茶不可以當酒詩可以當文文不可以當詩曲可以當詞詞不可以當曲月可以當燈燈不可以當月筆可以當口口不可以當筆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

周星遠曰婢當奴則太親吾恐忽聞河東獅子吼耳

江含徵曰奴亦有可以當婢處但未免稍遜耳

近時世大夫往往航此癖吾輩馳驚之流盜此虛名亦欲效顰相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心齋豈未識其故乎

張竹坡曰婢可以當奴者有奴之所有者也奴不可以當婢者有婢之所同有無婢之所獨有者也

弟木山曰兄於飲食之頃恐月不可以當燈

余湘客曰以奴當婢小姐權時落後也

宗子發曰惟帝王家不妨以奴當婢蓋以有閹割法也每見人家奴子出入主母臥房亦殊可慮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周星遠曰看劍引杯長一切不平皆破除矣

張竹坡曰此平世的劍術非隱娘輩所知

張迂菴曰蒼蒼者未必肯以太阿假人似不能代作空空兒也

尤悔菴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豈止蘇子美以一斗讀漢書耶

不得已而諛之者寧以口母以筆不可耐而罵之者亦寧以口母以筆

孫豹人曰但恐未必能自主耳

張竹坡曰上句立品下句立德

張竹菴曰匪惟立德亦以免禍

顧天石曰今人筆不諛人更無用筆之處矣心齋不知此苦還是唐宋以上人耳

陸雲士曰古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正此謂也亦有諛以筆而實

譏之者亦有罵以筆而若譽之者總以不筆爲高

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紅顏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盡屬紅顏

能詩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盡屬能詩

張竹坡曰情起于色者則好色也非情也禍起于顏色者則薄命在紅顏否則亦

止曰命而已矣

洪秋士曰世亦有能詩而不好酒者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張竹坡曰美人令衆卉皆香名士令羣芳俱舞

尤謹庸曰讀之驚才絕艷堪探入群芳譜中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如琴在動物莫如鵲在植物莫如柳  
妻子頗足累人羨和靖梅妻鶴子奴婢亦能供職喜志和樵婢漁奴

尤悔菴曰梅妻鶴子樵婢漁童可稱絕對人生眷屬得此足矣

涉獵雖云無用猶勝于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佳莫流于不識時務

黃交三曰南陽抱鄒時原非清高者可比

江含徵曰此是心齋經濟語

張竹坡曰不合時宜則可不達時務奚其可

尤悔菴曰名言名言

所謂美人者以花爲貌以鳥爲聲以月爲神以柳爲態以玉爲骨以冰雪爲膚以秋水爲姿以詩詞爲心吾無間然矣

冒辟疆曰合古今靈秀之氣庶幾鑄此一人

江含徵曰還要有松蘿之操纔好

黃交三曰論美人而曰以詩詞爲心真是聞所未聞

蠅集人面蚊噉人膚不知以人爲何物

陳康疇曰應是頭陀轉世意中但求布施也

釋菌人曰不堪道破

張竹坡曰此南華精髓也

尤悔菴曰正以人之血肉只堪供蠅蚊咀嚼耳以我視之人也自蠅蚊視之何異

腥羶臭腐乎

陸雲士曰集人面者非繩而蠅噉人膚者非蛟而蚊明知其爲人也而集之噉之更不知其以人爲何物

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繙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

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弟木山曰有山珍海錯而不能享者庖人也有牙玉簪而不能讀者蠹魚也書賈也

黎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棧子

想是

臣櫻桃以芥嫁笋但時不同耳余謂物各有偶儻

必於倫今之嫁娶殊覺未當如梅之爲物品最清高棠之爲物姿極妖艷即使同時亦不可爲夫婦不若梅聘梨花海棠嫁杏櫟臣佛手荔枝臣櫻桃秋海棠嫁雁來紅庶幾相稱耳至若以芥嫁笋如有知必受河東獅子之累矣

弟木山曰余嘗以芍藥爲牡丹后因作賀表一通兄曾云但恐芍藥未必肯耳

石天外曰花神有知當以花果數升謝蹇修矣

姜學在曰雁來紅作新郎真個是老少年也

五色有太過有不及惟黑與白無太過

杜茶村曰君獨不聞唐有李太白乎

江含徵曰又不聞元之又元乎

尤悔菴曰知此道者其惟弈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許氏說文分部有止有其部而無所屬之字者下必註云凡某之屬皆從某贅句殊覺可笑何不省此一句乎

譚公子曰此獨民縣到任告示耳

王司直曰此亦古史之遺

閱水滸傳至魯達打鎮關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樁極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場即不能有其事亦須著得一種得意之書庶幾無憾耳

帝腹事王漢王昌齡有旗亭畫壁王字安有順風過江作滕王閣序事之類

如李太白有貴妃捧硯事司馬相如有文君當壚事嚴子陵有足加

張竹坡曰此等事必須無意中方做得來

陸雲士曰心齋所注著得意之書頗多不止一打快活林一打景陽岡稱快意矣

弟木山曰兄若打中山狼更極快意

青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烟如薑芥

許筠菴曰所以秋風客氣味狼辣

張竹坡曰安得東風夜夜來

冰裂紋極雅然宜細不宜肥若以之作窗欄殊不耐觀也

冰裂紋須分大小先作大冰裂紋再于每大塊之中作小冰裂方佳

江含徵曰此便是哥窯紋也

靳熊封曰一片冰心在玉壺可以移贈

鳥聲之最佳者畫眉第一黃鸝百舌次之然黃鸝百舌世未有籠而畜之者其殆高士之儔可聞而不可屈者耶

江含徵曰又有打起黃鸝兒者然則亦有時用他不著

陸雲士曰黃鸝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來去有情正不必籠而畜之也不治生產其後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其後必致累已

楊聖藻曰晨鐘夕磬發人深省

冒巢民曰若在我雖累已累人亦所不悔

宗子發曰累已猶可若累人則不可矣

江含徵曰今之人未必肯受你累還自家穩些的好

昔人云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余謂此非識字之過也蓋識字則非無聞之人其淫也人易得而知耳

張竹坡曰此名士持身不可不知謹也

李若金曰貞者識字亦貞淫者不識字亦淫

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陳鶴山曰此方是真善讀書人善遊山水人

黃交三曰善于領會者當作如是觀

江含徵曰五更臥被時有無數山水書籍在眼前胸中

尤悔菴曰山耶水耶書耶一而二而三而一者也

陸雲士曰妙舌如環真慧業文人之語

園亭之妙在邱壑布置不在雕繪瑣屑往往見人家園亭屋脊牆頭雕磚鏤瓦非不窮極工巧然未久卽壞壞後極難修葺是何如樸素之爲佳乎

江含徵曰世間最令人神愴者莫如名園雅墅一經頽廢風臺月榭埋沒荊棘故昔之賢達有不欲置別業者余嘗過琴虞留題名園句有云而今綺砌雕闌在剩與園丁作業錢蓋傷之也

弟木山曰余嘗悟作園亭與作光棍一法園亭之善在多迴廊光棍之善惡在能結訟

清霄獨座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語恨

袁士旦曰令我百端交集

黃孔植曰此逆旅無聊之況心齋亦知之乎

官聲探於輿論豪右之口與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花案定於成心艷媚之評與寢陋之評概恐失其寔

黃九烟曰先師有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李若金曰豪右而不講分上寒乞而不望推恩者亦未嘗無公論

倪永清曰我謂衆人唾罵者其人必有可觀

胸藏邱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煙霞閭浮有如蓬島梧桐爲植物中清品而形家獨忌之甚且謂梧桐大如斗主人往外走若竟視爲不祥之物也者夫翦桐封弟其爲宮中之桐可知而卜世最久者莫過於周俗言之不足據類如此夫

江含徵曰愛碧梧者遂艱於白鏤造物蓋忌之故靳之也有何吉凶休咎之可觀

只是打秋風時光棍樣可厭耳

尤悔菴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言之矣

倪永清曰心齋爲梧桐雪千古之奇冤百卉俱當九頓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

朱其恭曰此三言者皆是心齋自爲寫照

王司直曰我願飲酒讀離騷至死方輟何如

蛛爲蝶之敵國驢爲馬之附庸

周星遠曰妙論解頤不數晉人危語隱語

黃交三曰自開闢以來未聞如此奇論

立品須發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叅以晉代之風流

方寶臣曰真道學未有不風流者

張竹坡曰夫子自道也

胡靜夫曰余贈金陵前輩趙容菴句云文章鼎立莊騷外杖履風流晉宋間今當

移贈山老

倪永清曰等閒地位却是個雙料聖人

陸雲士曰有不風流之道學有風流之道學有不道學之風流有道學之風流毫厘千里

古謂禽獸亦知人倫余謂匪獨禽獸也卽草木亦復有之牡丹爲王芍藥爲相其君臣也南山之喬北山之梓其父子也荊之聞分而枯聞不分而活其兄弟也蓮之並蒂其夫婦也蘭之同心其朋友也

江含徵曰綱常倫理今日幾于掃地合向花木鳥獸中求之 又曰心齋不喜迂腐此却有腐氣

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才子

張竹坡曰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鹿與豕一仙而一凡也

杜茶村曰田單之火牛亦曾效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矣若武王歸馬於華山之陽所謂勒令致仕者也

張竹坡曰莫與兒孫作馬牛蓋爲後人審出處語也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

吳晴巖曰山老清淚痕一書細看皆是血淚

江含徵曰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吳雨若曰世界原從情字生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

釋中洲曰情與才缺一不可

孔子生於東魯東者生方故禮樂文章其道皆自無而有釋迦生於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識其教皆自有而無

吳街南曰佛遊東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豈知是尋死地嗚呼西方之人兮之死靡他

殷曰戒曰孔子只勉人生時用功佛氏只教人死時作主各自一意

倪永清曰盤古生于天心故其人在不有不無之間

有青山方有綠水水惟借色於山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于酒

李聖許曰有青山綠水乃可酌美酒而詠佳詩是詩酒又發端于山水也嚴君平以下講學者也孫思邈以醫講學者也諸葛武侯以出師講學者也

殷日戒曰心齋殆又以幽夢影講學者耶

戴田友曰如此講學纔可稱道學先生

人則女美於男禽則雄華於雌獸則牝牡無分者也

杜于皇曰人亦有男美于女者此尙非確論

徐松之曰此是茶村興到之言亦非定論

鏡不幸而遇嫖母硯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將皆無可奈何之事

楊聖藻曰凡不幸者皆可以此概之

閔賓連曰心齋案頭無一佳硯然詩文絕無一點塵俗氣此又硯之大幸也

曹仲谷曰最無可奈何者佳人定隨凝漢

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無名山則已有則必當遊無花月則已有則必當賞玩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

弟木山曰談何容易即吾家黃山幾能得一到耶

秋蟲春鳥尙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搦管拈毫豈可甘作鴉鳴牛喘

吳園次曰牛若不喘宰相安肯問之

張竹坡曰宰相不問科律而問牛喘真是文章司命

倪永清曰世皆以鴉鳴牛喘爲鳳歌鸞唱奈何

嬾顏陋質不與鏡爲仇者亦以鏡爲無知之死物耳使鏡而有知必遭撲破矣

江含徵曰鏡而有知遇若輩早已迴避矣

張竹坡曰鏡而有知必當化嬾爲妍

吾家公藝恃百忍以同居千古傳爲美談殊不知忍而至于百則其家庭乖戾睽隔之處正未易更僕數也

江含徵曰然除了一忍更無別法

顧天石曰心齋此論先得我心忍以治家可耳奈何進之高宗使忍以養成武氏之禍哉

倪永清曰若用忍字則百猶嫌少否則以劍字處之足矣或曰出家二字足以處之

王安節曰惟其乖戾睽隔是以要忍

九世同居誠爲盛事然止當與割股廬墓者作一例看可以爲難矣不可以爲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

洪去蕪曰古人原有父子異宮之說

沈契掌曰必居天下之廣居而後可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之以顯淺之詞理之顯淺者宜運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叅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深之以關繫之論至于窘者舒之使長繻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闕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陳康疇曰深得作文三昧語

張竹坡曰所謂節制之師

王丹麓曰文家秘旨和盤托出有功作者不淺

笋爲蔬中尤物荔枝爲菓中尤物蟹爲水族中尤物酒爲飲食中尤物月爲天文中尤物西湖爲山水中尤物詞曲爲文字中尤物

張南村曰幽夢影可爲書中尤物

陳鶴山曰此一則又爲幽夢影中尤物

買得一本好花猶且愛護而憐惜之矧其爲解語花乎

周星遠曰性至之語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耶

石天外曰此一副心令我念佛數聲

李若金曰花能解語而落于粗惡武夫或遭獅吼戕賊雖欲愛護何可得

王司直曰此言是惻隱之心卽是是非之心

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

李聖許曰今人以筆資丐名人書畫名人何嘗與之交遊吾知其手中便面雖雅而其人則俗甚也心齋此條猶非定論

畢嵎谷曰人苟肯以筆資丐名人書畫則其人尤有雅道存焉世固有並不愛此道者

錢目天曰二說皆然

水爲至污之所會歸火爲至污之所不到若變不潔爲至潔則水火皆然

江含徵曰世間之物宜投諸水火者不少蓋喜其變也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淺人道也

陳康疇曰相馬於牝牡驪黃之外者得之矣

李若金曰究竟可觀者必有奇怪處可愛者必無大不通

梅雲坪曰雖通而可厭須可謂之不通

遊玩山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雖近在數十里之內亦無暇到也

張南村曰余晤心齋時詢其曾遊黃山否心齋對以未遊當是機緣未至耳

陸雲士曰余慕心齋者十年今戊寅之冬始得一面身到黃山恨其晚而未晚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古人之所賢也貧而無驕富而無諂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風之日降矣

許未菴曰戰國時已有貧賤驕人之說矣

張竹坡曰有一人一時有對此諂對彼驕者更佳

昔人欲以十年讀書十年遊山十年檢藏余謂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

若讀書與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如黃九煙前輩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乎

江含徵曰昔賢原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孫松坪曰吾鄉李長蘅先生愛湖上諸山有每個峯頭住一年之句然則黃九煙先生所云猶恨其少

張竹坡曰今日想來彭祖反不如馬遷

寧爲小人之所罵毋爲君子之所鄙寧爲盲主司之所擯棄毋爲諸名宿之所不知

陳康疇曰世之人自今以後慎毋罵心齋也

江含徵曰不獨罵也即打亦無妨但恐鷄肋不足以安尊拳耳

張竹坡曰後二句足少平吾恨

李若金曰不爲小人所罵便是鄉愿若爲君子所鄙斷非佳士

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爲君子

吳街南曰立君子之側骨亦不可傲當鄙夫之前心亦不可不做

石天外曰道學之言才人之筆

龐筆奴曰現身說法真實妙諦

蟬爲蟲中之夷齊蜂爲蟲中之管晏

崔青峙曰心齋可謂蟲之董狐

吳鏡秋曰蚊是蟲中酷吏蠅是蟲中遊客

曰癡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樂居之曰奸曰黠曰強曰佞反是而人每不樂居之何也

江含徵曰有其名者無其實有其實者避其名

唐虞之際音樂可感鳥獸此蓋唐虞之鳥獸故可感耳若後世之鳥獸恐未必然

洪去蕪曰然則鳥獸亦隨世道爲升降耶

陳康疇曰後世之鳥獸應是後世之人所化身卽不無升降正未可知

石天外曰鳥獸自是可感但無唐虞音樂耳

畢右萬曰後世之鳥獸與唐虞無異但後世之人迥不同耳

痛可忍而癢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陳康疇曰余見酸子偏不耐苦

張竹坡曰是痛癢關心語

余香祖曰癢不可忍須倩麻姑搔背

釋牧堂曰若知痛癢辨苦酸便是居士悟處

鏡中之影著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寫意人物也鏡中之影鉤邊畫也月下之影沒骨畫也月中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象地理中天文也

惲叔子曰繪空鏤影之筆

石天外曰此種著色寫意能令古今善畫人一齊擱筆

沈契掌曰好影子俱被心齋先生畫著

能讀無字之書方能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能參最上禪機

黃交三曰山老之學從悟而入故常有徹天徹地之言

若無詩酒則山水爲具文若無佳麗則花月皆虛設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斷不能永年者匪獨爲造物者之所忌蓋此種原不獨爲一時之寶乃古今萬世之寶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取褻耳

鄭破水曰千古傷心同聲一哭

王司直曰千古傷心者讀此可以不哭矣

陳平封曲逆侯史漢注皆云音去遇余謂此是北人土音耳若南人四音俱全似仍當讀作本音爲是

北人於唱曲之曲亦讀如去字

孫松坪曰曲逆今完縣也衆水潏洄勢曲而流逆余嘗爲土人訂之心齋重發吾覆矣

古人四音俱備如六國二字皆入聲也今梨園演蘇秦劇必讀六爲溜讀國爲鬼從無讀入聲者然考之詩經如良馬六之無衣六兮之類皆不與去聲叶而叶祝告煥國字皆不與上聲叶而叶入陌質韻則是古人似亦有入聲未必盡讀六爲溜讀國爲鬼也

弟木山曰梨園演蘇秦原不盡讀六國爲溜鬼大抵以曲調爲別若曲是南調則仍讀入聲也

閒人之硯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硯尤不可不佳娛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廣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江含徵曰硯美下墨可也妾美招妬奈何

張竹坡曰妬在妾不在美

如何是獨樂樂曰鼓琴如何是與人樂樂曰弈棋如何是與衆樂樂曰馬吊

蔡鉉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少

王丹麓曰我與蔡君異獨畏人爲鬼陣見則必亂其局而後已

不待教而爲善爲惡者胎生也必待教而復爲善爲惡者卵生也偶因一事之感觸而突然爲善爲惡者濕生也

如周處戴淵之改過李懷光反叛之類

化生也

如唐元宗衛武公之類

凡物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則鏡也符印也日晷也指南針也

袁中江曰凡人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聖賢也仙也佛也

黃虞外士曰凡物之用皆形而其所以然者皆神也鏡凸凹而易其肥瘦符印以專一而主其神機日晷以恰當而定準則指南以靈通而活其針縫是皆神而明之存乎人矣

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我願來世托生爲絕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後快

陳鶴山曰諺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則爲之奈何

鄭蕃修曰俟心齋來世爲佳人時再議

倪永清曰再來時不可忘却

余湘客曰古亦有我見猶憐者

余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代才子一祭歷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卽當爲之顧天石曰君若果有此盛舉請遲至二三十年之後則我亦可以拜領盛情也

釋中洲曰我是真正高僧請卽爲之何如不然則此二種沉魂滯魄何日而得解脫耶

江含徵曰折柬雖具而未有定期則才子佳人亦復怨聲載道又曰我怨非才子而冒爲才子非佳人而冒爲佳人雖有十萬八千母陀羅臂亦不能具香厨法饌也心齋以爲然否

釋遠峰曰中洲和尚不得奪我施主

聖賢者天地之替身

石天外曰此語大有功名教放伏地拜倒

張竹坡曰聖賢者乾坤之幫手

天極不難做只須生仁人君子有才德者二三十人足矣君一相一冢宰一及諸路總制撫軍是也

黃九烟曰吳歌有云做天切莫做四月天可見天亦有難做之時

江含徵曰天若好做又不須女媧氏補之

尤謹庸曰天不做天只是做夢奈何奈何

倪永清曰天若都生善人君相皆當袖手便可無爲而治

陸雲士曰極誕極奇之話極真極確之話

擲升官圖所重在德所忌在職何一登仕版輒與之相反耶

江含徵曰所重在德不過是要贏幾文錢耳

沈契掌曰仕版原與紙版不同

動物中有三教焉蛟龍麟鳳之屬近于儒者也猿狐鶴鹿之屬近于仙者也獅子牯牛之屬近于釋者也植物中有三教焉竹梧蘭蕙之屬近于儒者也蟠桃老桂之屬

近于仙者也蓮花薝蔔之屬近于釋者也

顧天石曰請高唱西廂一句一個通徹三教九流

石天外曰衆人碌碌動中蟬螳而已世人崢嶸植物中荊棘而已

佛氏云日月在須彌山山腰果爾則日月必是繞山橫行而後可苟有升有降必爲山巔所碍矣又云地上有阿耨達池其水四出流入諸印度又云地輪之下爲水輪水輪之下爲風輪風輪之下爲空輪余謂此皆喻言人身也須彌山喻人首日月喻兩目池水四出喻血脈流通地輪喻此身水爲便溺風爲洩氣此下則無物矣

釋遠峰曰却被此公道破

畢右萬曰乾坤交後有三股大氣一呼吸二盤旋三升降呼吸之氣在八卦爲震巽在天地爲風雷爲海潮在人身爲鼻息盤旋之氣在八卦爲坎離在天地爲日月在人身爲兩目爲指尖髮頂羅紋在草木爲樹節蕉心升降之氣在八卦爲艮兌在天地爲山澤在人身爲髓液便溺爲頭顱肚腹在草木爲花葉之萌彫爲樹梢之向天樹根之入地知此而寓言之出于二氏者皆可類推而悟

蘇東坡和陶詩尙遺數十首余嘗欲集坡句以補之苦于韻之弗備而止如賁子詩

中不識六與七但覓梨與栗七字栗皆無其韻也

余嘗偶得句亦殊可喜惜無佳對遂未成詩其一爲枯葉帶蟲飛其一爲鄉月大于城姑存之以俟異日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二句極琴心之妙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句極手談之妙境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二句極泛舟之妙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極美人之妙境

鏡與水之影所受者也日與燈之影所施者也月之有影則在天者爲受而在地者爲施也

鄭破水曰受施二字深得陰陽之理

龐天池曰幽夢之影在心齋爲施在筆奴爲受

水之爲聲有四有瀑布聲有流泉聲有灘聲有溝澮聲風之爲聲有三有松濤聲有秋葉聲有波浪聲雨之爲聲有二有梧葉荷葉上聲有承簷溜竹簫中聲

弟木山曰數聲之中惟水聲最爲可厭以其無已時甚聒人耳也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

陳鶴山曰猶之富貴家張山臞野老落木荒村之畫耳

江含徵曰富人嫌其慳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繡也

張竹坡曰不文雖窮可鄙能文雖富可敬

陸雲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說話

李若金曰富人之可鄙者在吝或不好史書或畏交遊或趨炎熱而輕忽寒士若非然者則富翁大有裨益人處何可少之

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于聖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爲章句

黃交三曰宋儒語錄人中不可多得之句

陸雲士曰先儒著書法累牘連章不若心齋數言道盡

王宓草曰妄論經史者還宜退而讀經

居城市中當以畫幅當山水以盆景當苑囿以書籍當朋友

周星遠曰究是心齋偏重獨樂樂

王司直曰心齋先生置身於畫中矣

鄉居須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僅能辨五穀而測晴雨久且數未免生厭矣而友

之中又當以能詩爲第一能談次之能畫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觴政者又次之

江含徵曰說鬼話者又次之

殷日戒曰奔走於富貴之門者自應以善說鬼話者爲第一而諸客次之

倪永清曰能詩者必能說鬼話

陸雲士曰三說遞進愈轉愈妙滑稽之雄

玉蘭花中之伯夷也

且高而潔

葵花中之伊尹也

傾心向日

蓮花中之柳下惠也

汚泥不染

鶴鳥中

之伯夷也

仙品

鷄鳥中之伊尹也

晨司

鷺鳥中之柳下惠也

友求

無其罪而虛受惡名者蠹魚也

其形如蠹

書之虫月是一種

有其罪而恆逃清議者蜘蛛也

張竹坡曰自是老吏斷獄

李若金曰余嘗有除蛛網說則討之未嘗無人

臭腐化爲神奇醬也腐乳也金汁也至神奇化爲臭腐則是物皆然

袁中江曰神奇不化臭腐者黃金也眞詩文也

王司直曰曹操王安石文字亦是神奇出於臭腐

黑與白交黑能汙白白不能掩黑香與臭混臭能勝香香不能敵臭此君子小人相

攻之大勢也

弟木山曰人必喜白而惡黑黜臭而取香此又君子必勝小人之理也理在又烏論乎勢

石天外曰余嘗言于黑處著一些白人必驚心駭目皆知黑處有白于白處著一些黑人亦必驚心駭目以爲白處有黑甚矣君子之易於形短小人之易於見長此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所由來也讀此慨然

倪永清曰當今以臭攻臭者不少

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張竹坡曰若使君子以恥治小人則有恥且格小人以痛報君子則盡忠報國

鏡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權劍不能自擊

倪永清曰詩不能自傳文不能自譽

龐天池曰美不能自見惡不能自掩

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蓋窮則語多感慨易於見長耳若富貴中人既不可憂貧嘆賤所談者不過風雲月露而已詩安得佳苟思所變計惟有出遊一法卽以所見之

山川風土物產人情或當瘡痍兵燹之餘或值旱澇災祲之後無一不可寓之詩中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詠歎則詩亦不待窮而後工也

張竹坡曰所以鄭監門流民圖獨步千古

倪永清曰得意之遊不暇作詩失意之遊不能作詩苟能以無意遊之則眼光識力定是不同

尤悔菴曰世之窮者多而工詩者少詩亦不任受過也

民國八年三月

合肥闕鐸校印

IC

4.9